

胭脂市

上

端木摇◎著

YanZhi RanDiYe

他是狼子野心的铁血帝王，
她是艳媚入骨的前朝皇后，
可情爱于他们
依然是一场灵魂的执拗纠缠……

帝业动荡，一夜之间，
冷情女子沦为乱世枭雄争夺的绝艳玩偶，
艰难地行走于权欲的刀尖，妩媚求生，
五废五立，生死浮沉……

虐恋系掌门人端木摇
年度最偏执的惊才绝艳力作
最残酷的缠绵、最绝情的深情、最无望的真爱、最虐心的传奇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万卷出版公司

胭脂帝世

端木摇◎著

YanZhiRanDiYe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端木摇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胭脂染帝业/端木摇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2. 8

ISBN 978 - 7 - 5470 - 1913 - 9

I. ①胭… II. ①端…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8344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字数: 490 千字

印 张: 38

出版时间: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 旭

策划编辑: 白阿丽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ISBN 978 - 7 - 5470 - 1913 - 9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联系电话: 024 - 23284090

传 真: 024 - 23284521

E - 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 - 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316 - 3656029



上 部 步步惊心，寸寸销魂

- 【第一章】 红嫁衣，傀儡帝 \ 3
- 【第二章】 秦琵琶，悦君兮 \ 19
- 【第三章】 谋皇权，窃国者 \ 35
- 【第四章】 笑春风，惹情丝 \ 49
- 【第五章】 复尊位，夜妖娆 \ 65
- 【第六章】 情弦裂，惊心痛 \ 81
- 【第七章】 潋滟波，血色浓 \ 96
- 【第八章】 黑衣人，美人心 \ 111
- 【第九章】 心中刺，断情殇 \ 127
- 【第十章】 成疯魔，身心裂 \ 143
- 【第十一章】 醉朦胧，情难禁 \ 160
- 【第十二章】 缱绻时，绵绵意 \ 176
- 【第十三章】 苦肉计，亡命徒 \ 191
- 【第十四章】 寒天雪，蛇蝎心 \ 207
- 【第十五章】 定盟约，逍遥散 \ 222
- 【第十六章】 藏娇娥，金屋痛 \ 236
- 【第十七章】 毒杀令，刀锋凛 \ 251
- 【第十八章】 假遗诏，绝情义 \ 266
- 【第十九章】 图帝业，传噩耗 \ 281
- 【第二十章】 活死人，江山祭 \ 295

下 部 步步情殇，寸寸相思

- 【第一章】 献良计，攻心战 \ 311
- 【第二章】 云中香，玉龙环 \ 325
- 【第三章】 心思巧，心成灰 \ 341
- 【第四章】 真面目，美人逝 \ 356
- 【第五章】 寒风凛，猛虎斗 \ 368
- 【第六章】 刀光寒，妖且闲 \ 381
- 【第七章】 相思弦，无断绝 \ 395
- 【第八章】 难抉择，登帝位 \ 408
- 【第九章】 置死地，而后生 \ 422
- 【第十章】 月如霜，情缱绻 \ 434
- 【第十一章】 恩情绝，心已死 \ 448
- 【第十二章】 汉宫恨，珍珠红 \ 462
- 【第十三章】 片片血，寸寸殇 \ 476
- 【第十四章】 伤与悲，痛与恨 \ 491
- 【第十五章】 与君绝，旖旎色 \ 503
- 【第十六章】 似无情，永不负 \ 515
- 【第十七章】 废正妻，明珠黯 \ 529
- 【第十八章】 雪中痛，绿芜殿 \ 541
- 【第十九章】 黑玉珠，心相印 \ 559
- 【第二十章】 赵国立，帝后情 \ 577
- 【后 记】 谁曾记如霜明月 \ 596



上部

步步惊心，寸寸销魂

今夕何夕兮，蹇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第一章 红嫁衣， 傀儡帝

“啊……啊……”贴身侍女碧涵尖声叫道。

“啊，着火了！”碧浅也叫起来。

厅堂所有人都面色大变，我的父亲手忙脚乱地为我扑火，我的舅父和堂舅父们立即吩咐下人帮忙扑火。

我回首一看，大红嫁衣十尺裙裾着火了，火光明耀。

有人说这是“不祥之兆”，有人说这是“吉兆”，意味着我进宫成为皇后将会光耀门楣，让孙家和羊家更加兴旺。

嫁衣曳地后裾的火扑灭了，却焦黑了一片，羊玄之不知如何是好，让孙秀拿主意。

我屈身捡起烧焦的后裾，用力一扯，撕下半截，只剩五尺后裾。

众人惊异，有人小声嘀咕着羊家长女这般厉害。

孙秀冷冷的目光扫过那些口出不吉之言的人，“时辰到了，快上轿吧，不要误了吉时。”

于是，出府，上轿，直奔宫城。

心如止水。

只要能离开羊家，只要不再忍受羊家人的欺负与鄙视，嫁去哪里，嫁给谁，无所谓。

就算前方是一条火光冲天的不归路，就算所嫁的人是懦弱愚钝、年过四十的皇帝，就算那深宫内院水深火热。

我没有选择或拒绝的余地，这一生由父亲、羊家人操纵，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遵从。

进了宫城，我想起泰山南城郊野的那夜，想起那个身高九尺、一双白眉的魁梧男子。

他说会来娶我，可是，等了三年，他没有出现。

早该知道，如他这种亡命之徒自身难保，怎会顾及到我？怎会信守承诺？

从今往后，我不会再恨他，将他从心中抹去。

轿子停在昭阳殿前，陪嫁侍女碧涵和碧浅扶我进殿，接着，七八个宫娥服侍我更衣。

任由她们忙碌，我打量着这个以后将会在此居住的寝殿。

一国皇后住的寝殿果然不一样，金碧辉煌，奢华贵气，所用的皆是佳品。

往后将会是怎样的日子，不敢深想，走一步算一步了。

册后大典安排在一个时辰后，我必须着皇后冠服以示隆重。

皂色冠服，倾鬟缓髻上插着金步摇，宝光流转，随着步履的行进而微颤。

百官齐聚、宫人如云的殿上，我终于见到那个传说中蠢钝如猪的皇帝。

原以为这个任人摆布、受人欺负的傀儡皇帝司马衷肥头大耳，目光无神，一副蠢呆得令人作呕的样子，却不是。

他已过而立之年，身着黑色帝王冠冕，身量颇高，面目清俊瘦削，颇有帝王之相。

在转头望见我的那一刻，司马衷呆了。

只是一瞬间，他傻笑起来，仿佛很喜欢我，惹得所有人窃笑。

有一瞬间，他的眼中闪过一抹惊异、锐利的光，是错觉吗？

可是，他的傻笑，让他看起来更傻、更蠢。

典仪过后，宫人送他与我回昭阳殿。

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十一月甲子，我成为大晋皇后，母仪天下，孙家与羊家依附于手握朝政大权的赵王司马伦，也将跟着水涨船高，权势直升。

这便是孙羊两家送我进宫、嫁给傀儡皇帝为后的目的。

没有比司马衷更窝囊、更无能的皇帝，这个无法掌控自己生死、命运的皇帝，不配拥有我，我，羊献容，从来不要无权无势、连自己都无法保护的男人！

今夜洞房花烛，我如何保全自己？

繁复的大婚礼仪一一行过，我疲累不堪，真想卧床歇会儿。

所幸宫人服侍司马衷与我换了常服，就循序退下，寝殿顿时安静下来。

黄昏未至，难道要和这个蠢钝儿在床榻上干坐着大眼瞪小眼？

他看着我，傻兮兮地笑着，就像垂涎美丽女子的傻子一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又有点羞赧。

我不好将嫌恶摆在脸上，也不想被他这么看着，就不动声色地起身，斟茶饮了一杯。

忽然，感觉身后有轻微喘息声，正要回头，却传来一个声音：“朕也要饮茶。”

我吓了一跳，没好气地斟了一杯茶递给他。

他咕噜咕噜地喝光了，大着舌头缓慢道：“朕饿了。”

傻子就是这么说话的，真够傻里傻气的。

灵光一闪，我道：“陛下饿了？那臣妾去吩咐宫人弄一些糕点来，好不好？”

“好呀好呀。”司马衷欣喜地笑。

“陛下在这里等臣妾回来，陛下不能乱跑哦。”我柔声安抚。

“好，朕在这里等你，你速速回来。”他眨着眼眸，撅着唇。

我快步逃出寝殿，避开宫人的耳目，出了昭阳殿，四处走走。

宫城是皇室贵人的居所，深宫内苑是帝王后妃的寝殿与游冶之地，宫阙巍峨，飞檐如鹰，亭阁古朴，花苑长廊，气象庄严，步步是景，处处可赏。

若是春夏，这宫苑必定花团锦簇、锦绣华贵，但是值此冬寒时节，只见飞屑漫天，萧瑟苍凉。

夜幕笼罩，我不想回昭阳殿，可不得不回去。

司马衷正在用膳，满嘴油光，见我回来，立即站起身，蹦蹦跳跳地奔到我跟前，“你为什么去了这么久？”

“哦，臣妾迷路了。”

“饿了吗？你瞧，朕命人做了这么多好吃的，你陪朕用膳，好不好？”他期盼地看着我，傻气的语调令人觉得别扭。

我含笑颌首，与他一道用膳。

他一边狼吞虎咽，一边为我夹菜，还唾沫横飞地数落宫人的不是，很聒噪。

我抬眸看他，他惊愕地呆住，仿佛被我冰冷的眸光吓住，嘴中叼着的鸭肉掉在案上。

半晌，司马衷捡起鸭肉吃了，我斟了一杯酒递给他，“夜里冷，陛下喝点儿酒暖身。”

他开心地笑了，一饮而尽。

接着，我连续斟酒给他，他一口气饮了七八杯，终于头晕目眩，在宫人的搀扶下上榻歇息。

第二日晚膳，我一人独用，司马衷没有踏足昭阳殿。

冷风凛冽，如刀割人，寒意刺骨。

我站在窗前，听着呜呜的风声，洁白的雪花从天而降，从盐粒子变成鹅毛大雪。白雪映着宫城昏黄的光影，变成旖旎之色。

“容儿……容儿……”

远处传来隐隐的叫声，谁在叫我？

凝神一听，那叫声越来越大，好像是孙皓。

表哥怎么会闯进昭阳殿？

虽然有宫人阻扰，他还是突破重重障碍，奔到我面前，手执一柄宝剑，一向温润的眉宇竟然萦绕着凛然之气。

孙皓满目忧虑，气喘着问道：“容儿，你还好吗？”

我望向十几个宫人与侍卫，冷冷道：“退下。”

待殿中只剩下他与我，他执着我的手，“容儿，我知道你不愿嫁，是孙家与羊家逼你嫁给那傀儡皇帝。”

“是我自愿的，不怪任何人。”我淡淡道。

“不是！”他切齿道，纯净的眼眸变得复杂了，“我带你走！”

“表哥，我已是皇后。”我挣开手，冷眼以对。

“容儿，难道你甘心一辈子当那……陛下的皇后？”孙皓气急败坏地质问。

“一国皇后，母仪天下，荣华富贵，有何不好？”我深深一笑。

“可是，陛下不是……你知道的，赵王掌控了朝政大权，陛下只是傀儡。”

“表哥，小心祸从口出。”我一本正经地训斥他，“回去吧，昭阳殿不是外朝男子踏足的地方。”

“容儿……”他又惊又怒，不敢相信似地看着我，过了半晌，他以坚决的语气道，“只要你跟我走，我会保护你，一生一世。”

表哥到底太天真。

虽然他从来没有表白过心迹，但我知道他待我有别于一般的兄妹。

送我入宫，成为傀儡皇帝司马衷的皇后，乃众望所归，孙羊两家就此成为大晋皇朝的后族、外戚，依附赵王司马伦，在洛阳城权势无两。那些利令智昏的舅父、堂舅父和羊家人怎会让我这个皇后逃出宫城？怎会让他们的权势受影响？

羊氏是本朝士族世家，自羊续为东汉南阳太守，便世代为官。祖父羊瑾的堂兄弟羊祜深受武帝器重，宠遇甚厚；祖父官至尚书右仆射，其他羊氏子孙也在朝为官。

孙氏也是世代为官，族人孙秀是赵王司马伦的亲信，为其出谋划策，废太子，杀贾后，之后，司马伦矫诏自封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等等，执掌朝政大权。孙秀是司马伦身边的红人，孙氏在洛阳的权势一夜之间煊赫无两。

我是羊家长女，父亲是羊玄之，母亲是孙家女，外祖父是孙旂，舅父是孙弼。我代表着孙羊两族的荣耀兴旺，他们岂会轻易让我离开宫门？

孙皓是堂舅长子，比我年长三岁，苦口婆心地劝道：“容儿，嫁入宫门未必幸福，你一向聪慧，怎会不知嫁给陛下……”

“你怎知我不会幸福？”我冷笑，“表哥不必再说……”

“孙皓！”一道怒喝，自殿门处传来。

疾步走来的是孙秀、羊玄之。

父亲一步步走来，面色阴沉。

孙秀满面怒容，叱骂道：“你好大的胆子！这昭阳殿是你能来的吗？还不滚？”

孙皓涨红了脸，大声道：“我要带容儿走，我不能让容儿一生的幸福就此毁了！”

“啪”的一声，孙秀掴了孙皓一巴掌。

“你凭什么打我？”孙皓不逊道，目露凶光，我从未见过他这般凶厉。

“凭什么？就凭我是你的长辈！”孙秀面冷声硬，吼道，“孙家没有你这样的不肖子孙，你滚！”

“家族荣耀靠一介弱女子来维系，非大丈夫所为！孙家有你这样的子孙，才是耻辱！”孙皓怒吼。

孙秀气得脸膛发暗，“逆子！”

羊玄之小心翼翼地赔笑道：“孙大人息怒，孙皓还小，不知好歹，还是先带他出宫吧。”

孙秀立即喊人进来，七八个侍卫制住孙皓，押着他离开。

他不停地挣扎、叫嚷，最后回首看我一眼，那样悲绝的目光，令人心惊。

我暗自叹气，为了我，表哥夜闯昭阳殿，得罪孙秀，只怕以后的日子不好过。

嫁给司马衷为后，我这一生的幸福就此毁了，他痛惜，他不愿我困困深宫，他要给我幸福，保护我一生一世。他这份心思、心意，我只能心领。

因为，我不想害他；再者，他有心无力。

“啪”的一声，清脆地响在耳畔。

我惊愕地呆住，捂着脸颊，那种火辣辣的痛，不及心中的痛。

是父亲掴我一巴掌。

虽然，这种痛已经麻木，但还是会痛。

“贱人！”羊玄之双目怒睁，骂道，“你竟然勾引孙皓！和你母亲一样下贱！”

“羊兄息怒。”孙秀一笑，“容儿毕竟已册封为皇后，一国之母，有话好好说。”

“让大人见笑了，大人不如先到殿外稍后，我与皇后说两句体己话。”羊玄之脸上的笑贱得令人恶心。

“好，我在殿外等候羊兄。”孙秀看我一眼，好意规劝，“容儿，听父亲的话。”心中冷笑，我目送善谄媚的孙秀离开，不看父亲一眼。

羊玄之阴沉沉地瞪我，没有半分为人父亲的慈祥与疼惜，只有厌恶与怒火，“我警告你，你最好打消逃走的念头，好好当你的皇后。”

我挺直了腰杆，淡淡道：“羊大人，今非昔比，这是昭阳殿，吾是皇后，大人是臣，当自称‘微臣’。”

他一愣，以极其鄙薄的口吻道：“若非我，你能当得上皇后？我始终是你父亲，在我面前，你也敢摆皇后的架子？哼！”

他不配为人父亲！

我懒得同他多费唇舌，道：“时辰不早，吾乏了，还请羊大人回府歇着吧。”

羊玄之更气了，拽住我的手腕，目露凶光，“我告诉你，让你当皇后，是便宜了你。别以为当了皇后就可以忤逆我，也别想着逃出宫，记住了吗？”

我点点头，挣开手，倔犟地望着窗外。

他又道：“好好服侍陛下，为陛下生下一男半女，若是得男，便是太子，你这辈子就不缺荣华富贵。”

倘若我生下男婴，便有希望册封为太子，母凭子贵，孙家与羊家也能凭此权势在握，届时，赵王司马伦就不在他们的眼里了。

这便是他们的期盼与筹谋。

我怎会将自已交给那个蠢钝的皇帝？

司马衷这一生，命运从来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被先帝操纵，被贾后操控，被赵王掌控，只是一个可怜可悲的傀儡皇帝，比我还惨。假若我为他生孩子，是害了孩子，让孩子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孙秀去而复返，随同驾临昭阳殿的，还有司马衷。

司马衷看见我，蹦跳着走到我面前，笑嘻嘻道：“容姐姐，你好美，朕又见到容姐姐了。”

他为什么突然叫我“容姐姐”？

我淡淡行礼，“陛下。”

“夜深了，请陛下和皇后就寝。”孙秀装腔作势地施礼，接着吩咐内侍、宫娥，“服侍陛下和皇后就寝。”

“哇唔……”司马衷夸张地打呵欠，“朕困了，你们退下吧。”

“是，陛下。”孙秀意味深长地笑，“陛下记得与这位容姐姐一起就寝，她这么美，陛下可以让她为陛下生儿育女。”

“生儿育女？”司马衷皱眉，似乎不懂是何意思，想了半晌才恍然大悟，“哦哦

哦，朕知了。容姐姐，朕与你生一个像你这么美的公主，好不好？”

他拉着我的手，傻傻地笑，期待我的回答。

迫不得已，我颌首，接着对孙秀道：“吾不习惯宫娥的服侍，还请孙大人为吾唤碧涵进来。”

孙秀示意宫人去传碧涵来，接着，他和羊玄之就告退了。

碧涵斟了两杯酒，我为司马衷宽衣解带，忽然闻到他身上散出一股淡淡的香，这种香很雅，很好闻。

更没想到的是，层层衣袍包裹之下的身躯，根本没有赘肉，不虚胖。

“陛下，喝点儿酒暖身吧。”我让碧涵端来两杯酒。

“好耶！”司马衷拍手道，“朕要与容姐姐一起饮酒。”

他端起酒杯，凑近闻着，“好香，容姐姐，这是什么酒？”

我笑道：“这是陈年的青梅酒，陛下，快尝尝。”

他一饮而尽，我接过空的酒杯，碧涵扶他上榻，放下凤帷青帐，吹灭宫灯。

司马衷探出帐外，催促道：“容姐姐，快来呀。”

我坐在床沿，柔声道：“臣妾为陛下捏捏臂膀，好不好？”

他使劲地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笑。

一边捏按着他的臂膀，一边观察他。仔细瞧着，我才发现这个可悲的皇帝长着一张不算丑的脸，甚至可以说，这张脸颇有俊色，五官端正，眼眸漆黑。

当他不笑、不露出傻气的时候，这双深黑的眼好像变得深了，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深沉。

片刻之后，司马衷不出所料地闭眼，神智模糊起来。

我轻手轻脚地离开床榻，拉着碧涵来到窗前，“碧涵，我再问你一遍，你当真自愿？”

碧涵轻轻咬唇，不敢看我，娇羞地点头。

既然如此，我放手，让她代我和司马衷完成周公之礼。

站在寝殿的角落，我望着凤帷青帐笼罩的床榻，昏黑中依稀可见碧涵脱下司马衷的中单，也脱下自己的衣物，合身趴在他身上……

那杯青梅酒中下了一种可让人神智不清的药散，会让司马衷认不清到底是我还是碧涵。

而今日早间，我问碧涵：“碧涵，假若让你代我服侍陛下，你可愿意？”

她惊愕地睁大眼，不敢相信我所说的，“这……”

“只要你愿意，往后你不必服侍我，我拨两个宫娥服侍你。假若你诞下龙种，孩子暂时由我抚养，我会让陛下册封你为贵人，仅在我之下。倘若孩子册封为太子，

他十八岁时，我会告诉他，你是他的亲生母亲。陛下百年之后，你我同是太后。”我晓之以利，竭力打动她，“我羊献容一言九鼎，决不食言。”

“皇后为什么不愿服侍陛下？”碧涵诧异地问。

“实话对你说，我已有意中人。”我漠然道，“我要等他来娶我。”

“啊？”她更吃惊了。

“若你不愿意，我不勉强你。”我淡淡一笑，“一个时辰后，你告诉我你的决定。”

半个时辰后，碧涵告诉我，她愿意代我服侍司马衷。

之所以找碧涵而不找碧浅，是因为，碧涵心眼多，颇有功利之心。

其实，我是骗她的，我并没有意中人。

披着鹤氅，戴上风帽，我悄然离开昭阳殿，避过宫禁宿卫的耳目，随处走走。

落雪簌簌有声，自广袤的苍穹悬垂而下，一帘帘，一幕幕，向前延展。

刺眼的雪光照亮了黑夜，寒气逼人，偏僻的宫苑看不见一个人影，就连那巡视、守夜的宿卫也躲在屋内饮酒取暖。

我拢紧鹤氅，看见前方的宫室像是无人居住，便站在宫室外的殿廊下，望着洁白的雪幕出神。

虽然冷得发抖，但我更喜欢这样的孤单，无须面对那些讨厌的人，无须面对令我恶心的人。

我是司马衷第二任皇后，此生此世都无法改变了吧，但是，走出羊家，这一生便由我自己掌控，我不想、也不会再让人操纵我。

此后，孙家和羊家加官进爵，羊玄之拜光禄大夫、特进、散骑常侍，封为兴晋侯。

就连无心为官的表哥也成为宫城宿卫骠骑营的一名士兵。

五日后，孙皓来到昭阳殿，拜见皇后。

“卑职拜见皇后。”他恭敬地行礼。

“免礼。”我看着身穿骠骑营兵服的孙皓，觉得他不一样了。

腰配宝刀，身姿轩昂，这样的表哥颇有英伟之气，神采飞扬。

大殿上，宫人退下，碧浅沏了一杯热茶奉上，守在殿门处。

孙皓的目光从未有过的坚定，“我央求孙秀，将我编进骠骑营，容儿，我一定会出人头地。”

我知道，他进骠骑营，事出有因。

“我要当校尉，当将军，统领精兵。”他意气风发地说道，“容儿，我会保护你，

不让任何人欺负你。”

“表哥这又何苦？”我早已猜到，他有这样的转变，许是为了我。

“容儿，不管你是皇后，还是为人妻，你永远是我孙皓珍视、保护一生一世的妹妹。”孙皓定定地望着我，眼中闪过一抹柔情。

“表哥，谢谢你。”这世间，唯有他真心待我好。

十岁那年，母亲临死之际，要表哥答应照顾我一生一世，他义不容辞地应了，重重发誓：这一生，竭尽所能护容儿周全。

自那以后，表哥便待我很好，尽力呵护我，让我不受伤害，只是……

他对我的好，点点滴滴，都在我心中，我无法酬谢他什么。

他低声道：“你身在深宫后苑，万事当心。我无法时常出入宫禁看你，但我会设法和你联络，若你有事找我……”

他在我耳畔说了个负责昭阳殿附近宫禁宿卫的士兵名字，若我有事找表哥，可让那人传话。

再说两句，孙皓便告辞离开。

望着他坚毅的身影消失在昭阳殿，我叹了一口气。

一个时辰后，昭阳殿迎来一个我想不到的来客——孙瑜。

以孙秀为首的孙家人都投靠了赵王司马伦，出入宫禁对于孙家人来说并不难。

孙瑜是我另一个堂舅的女儿，是表哥的堂妹，是孙家掌上明珠，更是洛阳城颇有名气的美人。

她披着一身白雪踏入大殿，侍女为她拂去大氅上的雪花。

我打量着她，暗自猜测着她的来意。

她穿着鲜红色棉袍，满头珠翠，更衬得姿容美艳、风姿妖娆，好像有意在我面前显摆她的华贵与美貌。饮了两口热茶，她盈盈一笑，“容姐姐当了皇后，母仪天下，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可喜可贺呢，我羡慕得紧。”

“那让你当，如何？”我浅浅地笑。

“那怎么行？容姐姐已经册封为皇后，就算容姐姐心有不甘，也是无力改变。”孙瑜唇角的笑意越来越浓，“或许姐姐不知，当初赵王让孙秀议立皇后，和父亲说送我进宫。我死也不从，父亲这才提议让容姐姐进宫。”

“原来妹妹是我的恩人，他日我必会奉上一份大礼，以报今日妹妹大恩。”原来，孙家不愿自家女儿进宫，毁了一生幸福，这顶后冠才落在我头上。

“容姐姐还不知，前几日堂哥知道你即将册封为皇后，心急如焚，求孙秀和父亲不要送你进宫。”她所说的堂哥，就是孙皓。

我冷笑，孙家人又怎么会听他的？

孙瑜继续道：“堂哥求祖父，让堂哥与你成婚，祖父也不愿你嫁入深宫，劝孙秀和父亲另觅人选。可是，孙秀已经议定，怎会再更改人选？祖父年事已高，就算想帮你，也有心无力。”

她的祖父，就是我的外祖父，孙旂。

进宫前夕，外祖父来到羊府，对我谆谆教诲：“容儿，你所嫁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男子，也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高门，而是嫁入深宫，嫁给无力朝政、受人掣肘的陛下。从此往后，你的一生便与皇室联系在一起，你要为自己打算，凡事三思而后行，多想想，少言辞。”

外祖父孙旂的教导，我铭记在心。

“孙秀担心堂哥会做出什么事来，就把堂哥软禁在房中。”孙瑜娓娓道来，“容姐姐大婚的次夜，堂哥趁下人送饭之际打昏仆人，逃出府，夜闯昭阳殿。后来，堂哥被押回去，被打得鼻青脸肿，又被软禁了。昨日，表哥突然想通了，对伯父说，他要进骁骑营，守卫宫城。”

“当真？”想起方才表哥的决绝与若无其事，我想不到他为我受了这么多苦，表哥，你如此待我，我如何偿还？

“其实，早在六月，堂哥就向祖父和祖母求过，求他们成全你与堂哥的婚事，祖母不同意。”

“外祖母为什么不同意？”我面不改色地问，心中却极为震撼，想不到表哥竟然存了这样的心思！表哥竟然有意娶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众多儿女中，外祖母最喜欢的是母亲，母亲过世，外祖母哭得死去活来。

爱屋及乌，外祖母尤为疼惜我，待我极好。

可是，表哥喜欢我，要娶我进门，外祖母为什么不同意？

寒风呜咽，漫天飘雪，外面的殿顶与地面被白雪覆盖，整个天地皆为白色，纯洁无暇。

我不明白，孙瑜为什么对我说这么多？

她饮了一杯热茶，抿唇一笑，“容姐姐一定很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你说这些。”

我亦笑，“洗耳恭听。”

“我只是为堂哥惋惜，无法赢得美人归。”

“是吗？”我不信她会为孙皓惋惜，这个美艳的孙家女儿城府极深，不可小觑。

“那年，我与堂哥去泰山南城玩，从那时起，堂哥就开始喜欢你。”孙瑜陷入了回忆。

我记得，那年我十岁，表哥十三岁。